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耳食錄 第十二卷

龔姑 龔生者，浮薄於也。年二十餘，讀書開元寺。先是，某典史一女死，殯寺中，與龔隔院，有二門通焉。女名婉姑，有殊色，能詩。年十六，未嫁，以情死。龔聞而慕之，憑其棺，戲謂曰：「生為有情人，死亦有情鬼。柳生麗娘之事，寧不可嗣徽音乎？」寺僧笑之，而龔不顧也。他日又戲之曰：「卿青春佳麗，寂處泉台，寧可無郎？又寧不念鯉魚永夜乎？」

是夜挽袖空階，月華浸影。微聞隔院嬌歌，聲如鶯燕，深怪僧徒那得容此摩登女？傾聽久之，非歌也，乃吟詩耳。時微風貫耳，字字清越可辨。詩曰：

「棠梨花老杜鵑殘，玉盤淒涼翠袖單。

不耐瀟瀟連夜雨，斷腸明月又添寒。」

龔愀然曰：「噫！安得此淒惻之音也？」又聞吟詩曰：

「紫玉多情忽化煙，曲中誰唱《想夫憐》？

鏡台長掛葳蕤鎖，小小眉彎畫不全。」

龔太息曰：「詞愈好而心愈悲，何處佳人，愁怨乃爾？」

忽陰氣砭肌，毛髮皆立，見一女郎由牆角旖旎而前，畫頰仙龐，亭亭玉立，笑謂龔曰：「屢蒙相憶。今來矣！」龔失驚，猛悟階下香魂即棺中玉骨也。急唾而奔，女亦踵逐不捨。龔大呼，寺僧盡起。燭之，見龔仆地上，神已癡矣，口中呼「婉姑」不止。僧知為女鬼所魅，急告其家，載之歸。癡情魔語，逐日而增。其家恐甚，召道士作符咒，不治；召醫師進湯藥，不治。龔氣息奄奄，猶言，「我與婉姑百年情好，義不獨生。但求為我作鴛鴦塚可矣。」

其友人白雲生，風雅之士，善屬文。聞其故，乃作書焚於婉姑之柩，龔數日頓愈。書曰：

蓋聞陰陽事重，姻緣簿必訂三生：伉儷情深，溫柔鄉何難一死？誓堅皦日，室雖異而穴必同，心托清塵，形已銷而誠不泯。然皆同牢合盃，共枕連衾，結大義於山河，寫素心於琴瑟。一朝離別，孤鏡裡之青鸞，中道解攜，落釵頭之白燕。是以神傷舊夢，甘殉傾城；意絕新歡，願圖合塚。疑冤禽其解語，比翼千秋；借拱木以還魂，相思百尺。

其或已借風卜，末駕魚軒，花含蕊以先凋，玉無瑕而遂葬。想雲雨之末末，欲遂幽歡，傷蒲柳之無依，爰求故偶。紅絲猶在，重牽已斷之魂；黃土難乾，長作同眠之夢。斯皆義在倡隨，是以情無生死也。

又或曾謀數面，久許同心，倩侍女以代冰人，托短箋而申索約。誓鴛鴦之不獨宿，願蝴蝶之必雙飛。未卜他生，條成隔世。望佳人兮不見，淚濺梅花，思公子兮無言，歌殘桃葉。此黃衫所以挺身於生前，紫玉所以延頸於沒後者也。

乃婉姑以碧玉破瓜之年，抱綠珠捐粉之恨。人皆惜玉，嘯弗傷心？我不偷香，亦為茹歎！然而絳雪無丹，莫駐蛾眉之壽，彩雲竟散，仍還鶴馭之班。既已歸清淨真緣，當勿念風流舊債。況前身猶柳嫩，曾無忤白婚姻；期未桃夭，寧識薰砧滋味？而於龔生，又陌路之不如，雲霄之迴隔者矣。良緣慳梧葉，溝無顧況新詩；撲面隔桃花，洞絕劉晨舊路。玉釵塵葬，豈掛臣冠；寶柳雲封，誰感子蛻？未聞溫郎玉鏡，徒聘麗影於泉台，石氏珍珠，猶買嬌囊於地府。縱情根已斷而未斷，不甘荳蔻胎合，然色界本空而又空，誰為牡丹花死？且貞魂稍蕩於地下，則穢史遂流於人間，白骨其猶包羞，青山何能止謗？女也不爽，應教清白長存，魂兮歸來，那使門庭受玷？姑誠念此，庸獨安乎？

嗚呼！金鈿盒空，金碗非定情之物；玉鈎斜冷，玉簫乏再世之緣。崔羅什事本無稽，杜麗娘尤安可效？吾故特為友訴，不避瓜李生嫌；卿宜亟放郎還，毋謂絲蘿可托。

從此瑤台浣露，世間知有許飛瓊；蓉苑看花，滅上豈無丁文雅！

王侍御

饒州景德鎮，江右一大都會也。商賈輻輳，士大夫亦往往稅駕焉。

同里王石林侍御為孝廉時，嘗客其地，旅於撫州公寓之西偏。其正室素傳不靖。先有同郡某君者居之，魑魅晝見，童僕夜驚，大為所騷，畏而他徙。某既去，侍御命下榻其中。眾咸以為言，侍御夷然。久之，略無所異，遂為吉宅。

又，侍御所居地向有所謂三聖公王者，素能禍人。眾為小石龕棲其主，歲時奉牲盛惟謹。或犯其龕旁樹石，及語言不莊者，輒被射立死，輕亦疾廢，如是不一人。侍御令子典華孝廉昆仲時尚少，聞而惡之。詣龕前數其罪，取其主劈而焚之，以灰置函中。眾咸恐，謂神怒且不測，言於侍御。侍御笑而置之，卒無咎。後神夢於鄰人，求為新其主。鄰人重為立之，至今奉祀不衰，然虐戾則已熄矣。

非非子曰：諒哉左氏之言，妖由人興也！觀於侍御橋梓之事，亦從可見矣。其正氣之所懾歟？抑貴達之徵也？三聖公王者，不審為何神，其稱號亦殊僭妄。吾郡鄉里處處有之，多能祟人。跡其所為，殆厲鬼之屬。要其所禍者，皆其衰敗者也。又能為神燈，燈色淺碧異常火，去地尺許，隱隱見腳跟，若有人擎之以行者，明滅多寡不常。夜行者多見之。餘暫時侍太夫人板輿，自信州歸里。未至家數里，日暮道黑，無從覓炬。忽見神燈起於前，相隔近一丈，導輿夫而行。迫之莫及，賴以識途。甫及里門而隱。則家僅已擗槩道左矣。燈滅之處。有本裡三聖龕雲。噫！三聖於我，是為有施。吾亦神之而已矣。若孝廉昆仲所為，則動於公憤矣，能令人壯。

東嶽府掌簿

明末，成都有仕宦至卿貳者。其子年十九，忽暴病死。逾數月，其父夢之，云：「兒生簪纓之家，長絢袴之窟，席豐履厚，固已久矣。近為東嶽府君皂役，既賤且勞，備諸苦況。而某吏部之子亦與兒共事。前數月，有新任判官，生時與吏部有舊，即轉其子為內班，今復轉為錄事矣。吾父姻黨多在當路，獨不能囑托，使為兒免此役乎？」父覺而傷之，百計圖營，然冥冥異路，無可為也。於是作書千餘言，焚於東嶽廟，大約求東嶽君照拂其子也。

復夢子來告曰：「吾父書為門者所格，幸未達於東嶽君；不然，且獲罪。東嶽君豈可乾以私者乎？兒今探知寅伯父張虹當為東嶽府掌簿，於某日受事。宜速往，賂以錢二萬，求其轉幹，則兒獲免此役矣。」父覺而憶之，因思：「張，吾至交也。些須之求，庸必賄乎？且事屬虛渺，恐徒費無益。」第造張言之，而不復以賂往。張愕然曰：「吾其死乎？果有是，不煩叮囑矣。」父再拜而退。至期而張果死。

十餘日後，子復於夢中告父曰：「吾父吝費，不惟無益，且受其虐矣。兒屢謁張公，求以猶子之禮見，俱為閻者所叱。最後見之，張公怒言：「吾與爾父偶爾同官，聲勢依倚，初無天倫骨肉之愛，復鮮金珠幣帛之交。即使陽世請托，亦不能耽無賄之令名而為之委曲，況幽冥之間，時異勢殊。吾既與爾父無情，則爾亦於我何與，與眾役等耳。而冥法不可輕乾，公門不可私謁，爾屢犯焉，法不可貸。不然，府君聞之，且謂我門如市也。」杖兒三十而逐之。兒前者之言，蓋逆知有今日也。倘賂之，何以至此？即吏部子之於判官，亦非托諸空言者也。」遂掩泣而去。父為之大悲而覺，遂鬱結成疾，數月亦死。

段生

段生者，一一逸其地與名，一一年十七八，神姿秀朗，時有潘岳。衛玠之目。自少失怙恃，家計貧乏，然鄉鄰戚友多器之，每所助其金錢，得不甚困。生既自負英特，銳意進取，亦念非毛錐穎脫。終不免窮鬼揶揄，因是而名心甚熾。應童子試，補諸生。鄉薦不售，乃從諸戚好醮金入太學。赴都應順天鄉試，復落解。貧不能返，遂止京師，以圖再舉。

城東有小宅一區，素不靖，主人以是故，取值甚廉。生固不知也，稅居之。自夏徂秋，略無所異，惟紙窗石炕，孤悶無聊耳。一夕，滅燭而寢，少頃而覺。乃在綉帳繡被中，蘭麝芬芳撲鼻。生驚起四顧，則漆幾銀缸。人影在壁。一女背燈而坐，釵光鬢影，隱躍撩人，而明瑤玉佩，時珊珊作聲。生不禁毛磔，亟問：「此何地？爾何人？」女郎回眸斜盼，半露芳姿，少焉發聲如流鶯語燕，曰：「君自至此，君顧不知？吾不爾詰，反詰我耶？」言罷，仍轉壓背燈，微聞歎息之聲。生故恇怯，不敢復問，但蠕縮衾中，汗出如蒸，不覺昏然，竟成熟睡。既寤而殘月射窗，曉鐘切枕，依然獨眠孤館耳。遂以為夢。

次夜既寐，忽有人搖之醒，則前背燈女郎也，微笑而無言。生諦視之，有傾城冠世之姿，疑懼頓消，因推枕擁衾而坐，展問邦族姓氏。女低應曰：「天下固有如此倉卒客，兩次造訪，猶自不識主人氏族。兒姓杜氏，名蘭秋，本貫洛陽。初從父母，移家於此。」生因請謁其父母，女曰：「復移去五載矣。惟兒與婢子小鈴居此耳。」復問有何親串往來，女曰：「無之。惟異姓姊妹數人皆別宅而居。」生竊喜，稍以游詞侵之。女赤頰無言，俯頸捻雙帶而已，削玉纖纖，類麻姑手爪。生心大動，前握其腕，求與歡。女雖微拒，而冶蕩之態，漸覺不支，乃低罵曰：「何物小郎，作劇太惡，使世間無復貞姜。」遂解衣登榻，成眷屬焉。抱璞含苞，依然處子也。

已而一婢款關入，手捧一器，置桌上，曰：「酪奴來矣。」青衣窄袖，天冶殊常。既見生，作色曰：「誰家秀才不守法度，亟當使受水厄，以懲其拂牆花影之罪。」生聞言惶惑，莫知所對。女睨之而笑，以手揮婢曰：「去！狡獪婢子，故以險語駭人，不顧書癡破膽耶？」婢徐徐匿笑而出。

女謂生曰：「此即小鈴，兒之私人也，姑弗恐。」生始敢縱息，徐悟水厄之說，叩女曰：「卿好茗飲乎？」女戲撫其腮曰：「虧殺小郎聰明穎悟到此，兒生平實有此癖，自謂女中盧仝，故婢子輩習聞此說。不識小郎朽腹，能為左執素勁敵否？」生故嗜茶，應聲曰：「黃九之窮，半為車聲羊腸，七碗之技豈足道哉？」女曰：「書生大言恐眾，是其故智。姑試之。」遂攬衣下榻。

生從後戲捉其足曰：「新花著雨，莫眼懶否？」女回顧，怒之出目，臉潮忽生，無語可措，乃掣生衣衫睨之，擲地曰：「蘇季子貂裘敝矣，下第鯁生一寒至此，猶漫作醜態向人！」生不覺赧然踉蹌，歎息而起。女慰之曰：「前言亦戲耳。大丈夫不恥抱，寧慚敗絮？」即拾衣起，為生著之。

旋取碗傾茶對啜，生童稍解，且啜且歎曰：「貧非病，何足怏怏！良以主司冬烘，致使書生眊瞶，胸中根觸，殊覺懊然！」女曰：「是尤不然。兒聞曹沫不恥三敗之辱，卞和不懼再刑之刑，忍以成之，艱以得之。觀其所為，志念深矣。即謂千金之弩，恥於再試，則摧撞折牙，永息機用，效妙手空空可也。士誠有才，何適不然，而自令若是？」生曰：「此老生常談，誰則不知？終身入其中，乍動於不及覺耳。且吾向者視卿，背燈太息，壹似重有憂者。以卿玉腕珠顏，妙齡芳齒，有何不釋？亦愁苦若此，豈其為郎憔悴乎？」女不覺愀然，曰：「兒之愁苦，甚於下第秀才。人孤似月，命薄如雲。回首當年，春風幾度，抱衛姬之深痛，比倩女之離魂，人世零丁，孰甚於此！」言訖，玉筋雙垂，嬌啼嗚咽。生亦凄然淚承，睫不能已，頻以袖為女拭面，慰以寬言。小鈴聞之，亦來勸勉。乃始止泣，淚痕縱橫粉頰，慘黛長眉尚壓盈盈秋水也。

於是傾茗復啜，各颺愁襟，喁喁絮語間，已盡數器。女雙臉挑量，若被酒然，愈覺妍媚撩人。生興狂不禁，辭言茶已不勝，欲飲藍橋瓊液矣。女哂曰：「斛茗痕已取盈耶？未便樂受降城，且再賜金莖露一杯。」使小鈴捧茶向生，生勉盡一碗，曰：「胸有奇渴，非苦蕘所能消也。」小鈴置茶笑而出，女亦笑而止。遂復就寢。生戲謂曰：「溫柔鄉中宿，死不為枉。」女曰：「本與君有夙緣，不圖於今夕了之。」生聞夙緣之說，轉滋疑抱，曰：「逆旅孤眠，不審何以有此？猶恐趾離戲我，非有夙緣，祇成幻夢，向梅花惆悵而已！」女曰：「天下恐無此夢，夢中恐無此人，人中恐無此景也。郎既垂涎於夢，則與郎同夢何如？」

生為解頤，然終疑之，乃伺女睡，私於茵下搜得繡履一隻，藏之腰間，俟明日驗其真幻。初欲不寐達旦，緣與女狎，倦甚不支，因復沉睡。至曉，女失所在。而履故存也，纖小類新月，花樣精巧殊倫，不異人間美人步蓮物。歎詫久之，悟蕉鹿之非夢矣，而亦知其非人，疑懼填膺。凡三夕，目不交睫，獨寢如故也。既而心味其美，思念頗摯，日玩弄繡履，珍若連城，以為美人之貽，物在人亡，倍可惜也。

越四日，黃昏，無聊偃臥，恍惚復眠繡榻。見女郎擗幃凝視，微批其頰，曰：「書生繡虎雕龍，乃盜人褻物何為？所謂穿窬之類，非子也耶？」生驚喜，應曰：「刺史不能守鞋，從者豈其竊履？會須以此要盟耳！」時小鈴在側，佯怒曰：「酸子作賊，三日遁逃，今舌強猶爾，請令長跪捉蹠，用懲厥後。」直前牽生下牀，按令屈膝，女笑曰：「郎亦可憐矣，姑貸之。使出力自贖。」生亦笑曰：「武庫戈矛，隨身而具，奈無用武之地何？」小鈴曰：「昨高七姑折柬，約為秉燭游，想又負彼詩債，盍與小郎俱往，一角楚漢？」女曰：「微爾言，吾幾忘之。寧馨雅集，彼細酸技癢，當釜孤先登，猶煩勸駕耶？」生笑曰：「既欲乞師解圍，乃用激將法，真智囊也。雖然，夜深矣，心旌不定，庸敢他出？彼尚問韓壽何來，將何以應？不且鴻離魚網乎？」女曰：「桃源女伴，皆司空見慣，無慮唐突。兒亦自有袖裡兵，用不著捉刀人。所以相屈者，誠慮小郎向隅耳。」生乃許之。小鈴前導。

甫出門，西風砭骨，涼露侵膚。片月東來，鬆陰檜影，蕭疏滿地。約三四矢地，燈光隱隱，射於林表。少頃而至，則甲第一區，繚以茅屋土室。叩環數聲，一女使啟關接入，徑造其堂。女向內呼曰：「不速之客來，主人何避之深耶？」俄有美人自內出，年可十八九，娉容情態，直與女埒。笑曰：「我謂是何嘉賓，乃紅拂妓攜偶偕奔耳。」生踟躕謙讓，唇舌無措。美人曰：「烏衣子弟，固如此哉？」生私詢小鈴，始知美人即七姑也。

七姑請入內，生惶恐稱不敢。女曰：「我郎即彼郎也，何遂以形跡拘拘？」即挽生先行。七姑罵曰：「妮子唇鋒刺人乃爾！」生至是已不復畏，回首睨七姑，笑而謝之。七姑低鬟，略不應。既入內，素壁文窗，斐幾華榻；獸爐蘊香，一縷煙裊；圖書筆硯，位置駢羅。膏燭光中，遙見階前盆花比列，綠葉紛披。生問：「何花濃麗若此？」女使告曰：「斷腸花也。」生令秉燭觀之，胭脂點點，嬌楚可憐。回視諸女，皆有淒惋之色。

旋聞剝啄聲，令女使往應。頃之，偕數女而入。一年四十餘，面枯瘦，一年三十許；一年二十餘。各相見通款，則皆左右鄰女赴七姑之招者也。敘坐畢，仍設茗飲，供山果數品，殊雅潔。生始詳叩七姑家世，答曰：「兒高縣尹之女也。父官福州，留老母與兒居此。一月前，阿姐家迎老母去，猶未還也。」生曰：「大家風範，固自非常。」七姑偽詞酬對，吐納生新。諸女游詞浪語，無所不至。惟七姑正襟端坐，莊語不佻，然眉影眼波屬童於生，生頗惑之。

已而年四十餘者曰：「七姑見召何為？」七姑捧茗碗而起，曰：「酒軍觴政，連日禁如。今玉郎在坐，不可以俗事敗意，但宜剪燭烹茗，各賦新詞。如詩不成，罰依玉川茶數。」年三十許者笑曰：「主人不欲破慳，徒以蘋蘩昭其忠信，乃侈然欲執牛耳耶？」年二十餘者曰：「亦可謂所持者小，而所求者大矣。」女曰：「良夜苦短，無事以口舌殺風景，便可從七姑之議，留為身後佳話。毋酒食是議，使舞文之士又賦《老饕》也。」眾皆發粲。

生意屬七姑，乃起而請曰：「群芳畢集，安用遠覓舊題？庭中秋海棠盛開，殊可賦詠。聞此花乃少女懷人、灑淚於地而生，真情花也！某已占就拙句，不識可呈觀否？」諸女皆曰：「善。」因授箋筆使書之。生書畢，徑授七姑，詩曰：

「豈讓無香種，芳名況復同。

夜深花不睡，應為怕秋風。」

年四十餘者閱之，睇女而笑曰：「爾家阿郎意別有在矣。」女曰：「得隴望蜀，薄倖郎類多如此，曷足怪哉！」生支詞以解之。

既而女與七姑詩皆成。七姑詩曰：

「秋日看花最可憐，碧雞空見海棠顛。

玉腰未識花成淚，誤到香霏小閣前。」

女詩曰：

「當年珠淚階頭濺，化作秋來花片片。
玉骨長埋夜獨眠，柔腸斷盡無人見。」

年二十徐者曰：「七姑悲諒太甚，蘭娘愁怨無端，讀之使人感慨淒然，那復有偷詞赴筆？不如且已。」生視諸女，眉黛間皆有恨色，謂已佻達所致，急自引咎。七姑曰：「薄命之人各有心事，非小郎之過也。」於是鄰女皆辭去。女亦謂生曰，「七姑與君有緣，君亦有心，盍止此以畢夙願？兒亦去矣。芙蓉鏡下，當復相見。」七姑亦無語推拒，生心搖意奪，留止不能自主，而女已呼小鈴出戶矣。

女使旋即閉關，引生入七姑臥室，華煥與女室無異。少焉七姑亦入，背燈癡坐，不發一語。女使徐出，反為闔扉焉。生前揖七姑曰：「漏探矣，百無所求，唯乞早寢為幸！」七姑初不應，生逼不已，乃低罵曰：「蘭秋陷我矣！」忽聞女使驚報曰：「夫人歸矣！」七姑變色，亟伏生於牀而出。

俄聞有老婦聲自外而內，問曰：「茶具縱橫，何客至此？」七姑曰：「鄰姓姊妹也。」老婦又曰：「爾適見我，神色不定，何故？」七姑曰：「別阿娘久，故喜形於色耳。」老婦又曰：「非喜色，實懼色也。」旋見老婦入臥室，年近六十，面目凜然有怒色，詰七姑曰：「何得有男子氣？」七姑不能隱，遂告之。老婦大恚曰：「爾父居官不潔，故責報於爾耶？何中篝之丑如此！」七姑羞慚伏地，女使啟帷，捉生耳出於衾中，長跪謝罪。老婦氣塞，半晌乃罵曰：「好秀才，禽行至此耶！」徐操挺撻女使數十，命逐生於大門外。門隨閉，猶聞內嘩不已。生倚於簷下聽之，聞老婦曰：「不看渠是進士，肯令出耶？」餘語嘈雜不可辨。遙聞群雞亂鳴，語聲遂寂。生亦倦甚，就簷下宿焉。

比醒而東方白矣，此風露滿衣，蟲蟬聒耳，仰見樹木蕭疏。群鳥啁哳，夜來房舍化為烏有，乃臥亂塚之間耳。驚愕而起，踉蹌而歸。距所居已二里許，不識夜來何自而出，又若此其近也。

亟以所見語主人。主人不能諱，告之曰：「此宅實河南杜某所居。聞其有一女，未嫁而卒，一婢亦旋死。客所遇，其必此也。至高七姑云云，官地塚多，不知伊誰也。」生又問杜氏之墓，主人亦不知，但言客宜去，不然，且禍客。生細思他處房值必昂，無從措置，而心戀蘭秋之美，將殉而甘心；又念青娥皓齒，軟玉溫香，當非禍人者。仍堅請不去，主人無如之何，亦聽之。

入室，將取繡履示主人。履舊置枕下，則已不知所在矣。徘徊眷念，冀其復見，久之杳然。因憶老婦「進士」之語，知必捷南宮，心轉安之。遂下帷攻苦，果於次科領鄉薦，明年復成進士。

將理歸裝，一夕朦朧之際，見蘭秋嫋嫋而前，再拜曰：「知郎君垂注頗殷，非不相念，奈緣盡於此。所以復見者，欲求念枕席之思，下及枯骨耳。兒向者不慎，逢怒於父母，迫而殞其生，婢亦坐是致死。未謀葬地，遂瘞於此室。郎君臥榻之下，即兒與婢之幽宮也。郎向者無力改葬，故不敢言。今則貴人矣，幸為別擇爽塏，更築新居，俾近七姑牛眠之地，則弱魄得所依倚，小婢亦受及烏之愛也。銜環之報，其敢不申！」因於袖中出一玉環授生曰：「此兒嬰年所弄，父母因以為殉，今以贈郎。雖不足以報德，亦金碗蕤鎖之意也。郎其毋辭，使兒抱歉九原！」生欲答之，腳中竟如物壓，不能出聲，手足亦不能運，但以首頷之而已。忽砉然一聲，驚寤而起，蘭秋已失所在。凝思久之，始悟「芙蓉鏡下復見」之說。